

诗|人|笔|记 我们值得毫不犹豫地把一生贡献给诗歌这种“荒诞”的事业

诗歌再生的一线曙光

◎尚仲敏(著名诗人)

诗歌犹如一个大型组织,它给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分配一席之地,使之按照一种整体精神进行工作。

谁才是诗歌的真正读者

诗歌会消失吗?这种组织有土崩瓦解的一天吗?作为诗人,我们是退缩、放弃、趋于缄默,还是继续支撑住它,使它不至于解散?

人们对诗人的工作表示轻蔑的理由是:写诗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几个键盘,以及印刷和传播。周围到处都是拒绝的耳朵,写诗似乎越来越变得可疑和虚妄,因为真正的读者已经锐减,诗歌鉴赏的能力和风尚日益衰落。在同一个组织里,我们各自成为自己情感的孤独的扮演者。作为人类中的极少数、另类、“一小撮”,我们只能跟自己说话,并回答自己的提问。

当年,亚历山大图书馆一场火灾,使希腊文学四分之三的作品付之一炬。而今天,诗歌的灭顶之灾不再是一场燎原大火,而是普遍的心灰意冷和激情的沦丧。诗歌的圈子在持续缩小。诗歌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到底有多少人读诗,茫茫人海,到底谁才是诗歌的真正读者。

诗歌始终是既为所有的人,又不为任何一个人。诗人常常不知道到底谁是自己真正的读者。写下或说出已被明确认识的东西,决不会使这个东西变得更为真实。至于阅读,就是为自己已拥有的东西寻找词汇,并因此而充分认识这个东西。否则一切对我们来讲就将仅仅是一些词汇。无论是我们在写着一种包含全部意义的诗,还是一种利用语言以摧毁语言的诗,在喧嚣和沉思默想停止的时刻,诗歌得以诞生了。而光是等待这个时刻,就值得我们献上所有的努力。除此之外,对于空洞的读者我们毫无办法,我们需要去刺激他们吗?

关闭一件作品或者打开一件作品,前者是为了完整,为了不使它受到损

害;而后者则是为了加入,为了唤醒和照亮自己心灵所沉浸的茫茫黑夜。两者都是给予少数孤独天才的庄严礼物和恩惠。诗歌从不排斥真正的阅读,它被最终完成正在于阅读,但诗歌同样从不寻找读者,而是相反。

一部优秀诗歌在严格意义上被阅读之后,总是倾向于引起沉默,引起瞬间的停顿、再现、体谅和同意,甚至感激。就像在一幅难辨真假的绘画作品面前,只有少数行家才能鉴定一样,诗歌和它的知音相遇的时候,突然间会变得明晰、无疑,既不需要论证,也根本无法论证。这就是直观本身,丝毫不涉及诗歌中的文字说了些什么,而仅仅涉及到文字与文字相互间的关系。在一切意义和没有意义之间,诗歌激起了她的知音,迫使他去听——实际上是听他自己,他知道这说不出的东西已经没有了,既然它终于被说出和听到。

对诗歌达到内在的坚定

诗歌会消失吗?在这样一个大型组织里,每个优秀成员所遭遇到的真实困境并非像我们上述所说——仅仅是读者的问题,而主要是语言的界限问题。有人认为语言的失败将是诗人的胜利,但这是靠不住的胜利。

人们早已厌倦于继续谈论语言,认为是毫无必要的不诚实的表现,因为清一色的诗歌正在层出不穷。许多的诗人在写着同诗歌毫不相干的诗。当我们分门别类进行演绎、归纳和总结,我们将会发现很多诗其实是一首诗,因为它们所表达的基本事件是共同的。我们有理由抱怨人们对诗歌的疏远吗?没有。事件只能发生一次,作为事件的诗歌何以能够达到连续反复呢?何以能够不朽——在时间的大河里无休止地滔滔作响呢?

诗歌有很多种写法,那些总以为自己写的是诗,而别人写的只是一些分行文字的诗人是愚蠢的、自私的、狭隘可

笑的。所谓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其实最后都有可能写出好诗。当然,也有可能写出坏诗。但总的说来,在诗中过多地植入意象、概念、哲学、抒情、比喻等等,是不对的。诗人过多地依靠上述东西,肯定是天赋不够、才华枯竭。所以,很多诗人只是语言的匠人,是码字工人,甚至是文化垃圾的制造者。

一些曾经十分活跃的诗人忽然销声匿迹了,这并非因为他们对诗歌信念的动摇,问题十分简单:没有什么可写。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诗,这并非说明我已远离诗歌,恰恰相反,经过岁月的积淀,我对诗歌已经达到了内在的坚定。为了不使诗歌受到损害,所以保持缄默。既然语言为说话提供了一个有限的领域,那它的终结就只能:意义的结束、文字间关系的废除,以及不再说出。

在诗歌界,有些诗人被严重高估,也有一些诗人被严重低估,这是“运气”问题,就像踢球,强队往往被弱队所胜,这不应该构成我们对诗歌万念俱灰的理由。

诗歌毕竟不会消失。因为,只有诗歌才能奇迹般地使整个时代和全部文化得以保存和呈现。一方面我们看到,一种貌似诗歌、更像诗歌实际上在加速诗歌死亡的作品,正在世界范围内漫无节制地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却感受到了使诗歌再生的一线曙光,一种新时代诞生的预兆。我们被它照彻,当沉睡在我们内心的创造激情和旧的热烈被它点燃,我们便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光荣所贯注,并确信我们值得毫不犹豫地把一生贡献给诗歌这种“荒诞”的事业。

至今我们还没有失去诗歌,所以我们必须感激这个年代——是它向我们保证了为数不多的一些优秀诗人的持续探索。尽管他们之间还没有取得最后的、明白的、自身一致的看法,他们在彼此孤立的漫漫长夜里还没有取得应有的响应,但他们所进行的卓越努力却是共同的。

艺术|评论

闫平:画面的呼吸

◎洁 尘(著名作家)



水中的太阳 50x60cm 2014年



巴黎的家 50x60cm 2014年



妈妈的老家 50x60cm 2015年

闫平的作品,已经有太多的解读了。作为中国当代非常有影响力的油画家,闫平的作品早就被广泛传播。我印象最深的是其笔触的有力和色彩的饱满。从我这个写作者的角度来看,闫平的作品让我深深着迷。她为什么会如此自由且狂放地使用色彩,为什么笔触的运用如此有力且确定?在写作中有一个非常微妙的难以捕捉描述的东西“语感”,在画家那里是不是可以替代为“手感”?写作的字里行间有一种特别的“呼吸”要求(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呼吸”的节奏和轻重缓急几乎是天生的,也是后天努力维护的,甚至可以说最要命的东西),在色彩和笔触运行之中,会不会有类似的东西存在?我读过闫平的一段自述,她说,“绘画是一件既让我着迷又让人筋疲力尽的事,品味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从一句歌词到一切可以引起视觉冲动和想象的话语和图像都会多多少少地地冲击着我的神经。……即使只是只言片语也很容易让我感动,使我本能地把它和绘画联系在一起,在我的脑海里会浮现一种模糊的样子,于是我就有了创作的冲动,我努力地把这些模糊的感觉变得清晰起来,这个过程往往让我亢奋又筋疲力尽。”我当然知道,闫平跟其他画家一样,一个画面的触发点和出发点,往往也是经由文字,毕竟我们都是通过文字和语言进行思维的,但画家从此起跳,换成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进行创作,在我看来比死拽着语言本身绝望地深入深入再深入的作家幸福很多了。

在闫平的这段自述里,有一个词汇,“筋疲力尽”,它击中了我。从语言开始的任何一种创作,径直挺进也好,转换手法也好,都令人筋疲力尽。闫平最近几幅关于日常生活的油画作品,《妈妈的老家》《巴黎的家》《在希腊的画室里》《水中的太阳》……依旧是厚涂、大色块、粗犷的笔触和对比鲜明的色彩,但在这些光影转化之中我读到了“筋疲力尽”的意味,生活、创作、对自我的要求、对成长的渴望、天赋的才华、身为女性的困境和作为创作者的挣扎……都让人筋疲力尽。但恰恰就是一次次的筋疲力尽,让一切有了意义。所以,在我看来,闫平的作品具有一种强劲的沟通和移情的效果,观者站在她的作品前,仿佛能够感受到她的“呼吸”,进而把自己和她的作品联结在一起,鲜明之中,有倦怠也有痛感。

独家 连载

许量公社 之 温柔的诱惑

都市商战小说

资本之鹰 著

连载 47

第三十七章 山雨欲来

在东方富通公司能够坐到财务部经理一职,李严对自己的职场生涯已经非常满意。东方富通公司的知名度和丰厚的收入让他很体面。每天上午,他都会提前到公司上班,为一天的工作准备好资料和方案。今天,许量亲自来过问了点石数码娱乐公司的现金利息的收取问题。李严把这件事情从下午提前到了上午来做。他想要在许量中午外出吃饭前心情放松时给老板一个满意的汇报,这是他在职场上,到任何公司都非常受重视的秘密所在:你一定要在最合适的时间告诉老板,你刚好圆满地完成了他交代的任务。老板的好感便是这样一点一滴地赢来的,耐心积累来的,慢慢地,老板的好感变成了信任,你的地位就坚如磐石了。

但是,今天李严没有以前的好运气了。成都点石数码娱乐公司是一个中等规模、生产高科技数码娱乐产品的专业公司。最近,公司在互联网上创造了突然崛起的经济奇迹,它开发的“摇钱树”系列产品,专门提供给白领和老板们休闲和娱乐,非常受欢迎,这也给王纬他们带来了惊喜。

老总王纬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在创业期间,王纬他们几个年轻人拿着一份厚厚的商业计划书找到东方富通公司希望得到投资。许量看好王纬的团队和他的数码娱乐项目,为了支持他们的创业计划,在没有任何担保的情况下,支持他们三十多万的资金。后来又陆续投入了一百七十多万,两百多万的资金,一共占有创业的点石娱乐公司55%的股权。虽然是东方富通公司控股,但许量从来没有让财务部的的人,按照下属公司来管理点石娱乐公司。前几个月,公司发展起来了,王纬的团队又在投资银行顾问的建议下,想把许量的投资变成借款行为。许量想到事情不大,虽然很有意见,但还是非常大地同意了他们的股权转让为债权的方案。所以,现在东方富通公司每个月都按照月息三分的条件,即每月六万元,从点石娱乐公司那里收取现金回报。

收款的时候非常顺利,李严和资产保全部的蒋勇从点石娱乐公司的财务部出来,准备到停车场的时候,遇到电梯故障,为了赶时间回公司,李严不顾蒋勇的安全提醒,从大楼的安全通道向下走。安全通道里很安静,灯光有些闪烁,到了一个楼梯的拐角处,突然,出现三个戴面具的男人,前后夹击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蒋勇是武警出身,近身格斗技术是一流的,但他抵挡不住那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手中的枪的威胁。蒋勇阻止了李严的反抗念头,眼看三个男人非常迅速地离开,等蒋勇和李严追出来的时候,大街上车

水马龙,人来人往,三个男人已经从人间蒸发了。李严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从事财务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上抢劫。蒋勇毕竟入伍出身,比较镇定,两人迅速商量之后,认为事情有些蹊跷,决定先不报警,赶紧回公司向许量报告。

许量和张娅非常认真地听着李严和蒋勇的汇报,许量没有说话,只是听张娅和两个手下一问一答。这次被抢去的钱虽然只有六万元,但性质非常严重,为什么这些人出现的时间这么准确?选择的下手地点又是停车场的死角,没有监控录像,也没有其他的第三方人证。许量想,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他必须要马上弄清楚,这三个人是何方神圣,意图何在。

所以,他把雪茄慢慢地点燃,开始设想所有的可能性。李严和蒋勇自导自演,是一种可能;点石娱乐公司的王纬搞鬼,是另一种可能;被人偶然发现了东方富通公司的人每月定时去点石公司取钱的规律,然后再跟踪下手,也有可能……

突然,他听蒋勇说,那个拿枪的男人的手臂上,有一个老虎头的文身,这引起了许量的警觉。许量的智慧与众不同,他经常可以从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他想到了那次在宾馆的停车场,自己的车被人恶作剧地写了一个“虎”字。都是“虎”,是不是有什么神秘的关联呢?

许量安慰了一下两位员工,然后坦荡地对他们说:“事情没有彻底搞清楚之前,你们不能够离开成都市区,也不准向公司其他员工甚至包括你们的家人说起此事!必须高度保密!此事交给我许量去处理,我会很快摆平的。”

李严和蒋勇都知道许量的个性和脾气,他一旦认真起来,最好不要去激怒他,两人立刻点头应承。

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李玫来许量办公室找妈妈。她观察到妈妈在许量的办公室待了一上午有点担心,所以,借口想让妈妈请女儿吃饭,找上门来。

许量看见李玫可爱清纯的模样,想努力做出一副长辈关心晚辈的样子,但没有成功。李玫看出许量欲言又止,她假装很幽默,嘻嘻哈哈地问:“许总,啊,不对!现在是下班

时间,我应该叫您许叔叔吧?”

张娅喜欢看女儿和许量在一起说笑,此时此刻,他们还真有点一家人的感觉。李玫看妈妈开心,更高兴了,于是她问许量:“许叔叔,昨天,你是不是去了我们的姚兔王餐馆?是不是嘴馋了,想去尝尝鲜?”

许量点头同意。很快到了“姚兔王”饭馆,李玫先下了车,中午的阳光很毒辣,她和妈妈手挽着手,站在树荫下面,等许量把车停好。

许量三个人走进“姚兔王”,中午这里的生意,还是非常的好。因为没有事先联系,餐厅小,也没有设置包间,李玫赶紧去找小胖他们张罗。姚为民和周杏、小胖几个人正在厨房忙碌,看见李玫突然来了,都有点吃惊。厨房里又湿又热,炒菜的声音也很响亮,姚为民是大厨,小胖和他的女朋友小廖也在学习炒菜。所以,周杏被李玫拉了出来,李玫告诉她:“我妈妈和她男朋友来啦。”周杏笑出了声音:“哪有女儿这样说话的?”

三个人在开心地等待美味佳肴。等到姚为民和小胖忙得差不多,他们从厨房出来,想和李玫的客人喝几杯。许量站了起来,他觉得是时候应该和姚为民、小胖他们化敌为友了,他主动伸出了友谊的手。

姚为民在社会行走多年,他看见许量和张娅坐在一起,又看见李玫在一边很开心的样子,稍一迟疑之后,也立刻伸出了谅解之手。两个男人虽然身份和背景不一样,但现在,爽朗的一声笑化解了以往的恩怨。

许量用筷子夹住一块热乎乎的兔子肉,送入口中,兔肉香滑幼嫩,微辣中带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入口即化。回味无穷,让人吃了满嘴溢香,许量这个吃遍山珍海味的美食家,也不禁连连称好道:“人间美食在人间啊!”许量就着美味不断地喝酒,一杯又一杯,他看见金黄色的啤酒在透明的玻璃杯中快乐地荡漾,但他知道,今天不能够醉,于是,努力控制住身体。做过生意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生意场上,一个男人喝酒醉还是

不醉,其实是可以意志决定的。

(未完待续)

下期预告:
黄义仁向有关部门举报许量。

平原客

长篇小说

李佩甫 著

连载 08

应该说,刘金鼎身上的这股学习动力是崔国祥老师激发出来的。是啊,有谁甘愿当一泡“臭狗屎”呢?虽然换了学校,但崔国祥老师那轻蔑的目光,仍然在他身后背着。他必须得学出个样子来,以此证明,他不是“臭狗屎”。

在涪川中学读书的日子里,父亲刘全有从来没有看过他,但这里似乎处处都能感觉到父亲的影子。入冬,刘金鼎发现,校长的办公桌旁边,摆着一盆“虎蹄腊梅”。这是一盆红梅,花瓣儿腊汁厚,朵朵呈虎蹄状,晶莹剔透,枝叶状若飞燕。冬日里,这盆古桩腊梅香极了,二三十米外都能闻见馥郁的梅香。

记得有一天,刘金鼎眼风扫见,谢之长带着父亲刘全有匆匆走进校长办公室。此后,就见校长室那株古桩腊梅被连根拔出,晾在了校长室的门外,暴晒三日。后来,听班主任说,校长无比珍爱不那株梅花,因浇水太勤,淹死了。后经高人指点,拔出来晒晒根,居然又给救活了。

学校的教导主任见了,面带微笑,问:“金鼎同学,在这里还适应吧?”刘金鼎回道:“适应。”教导主任说:“好好学习,将来争取‘保送’。”他后来发现,教导主任的屋里,摆有两盆菊花,一盆是白菊“玉观音”,一盆是墨菊“满天星”,均为菊中上品。

班主任徐老师,表面上并没给他特殊的照顾。但每次遇上他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含蓄地点点头。这个“点头”意味深长。徐老师排座位时,在他身边安排的是女同学王小美。王小美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成绩是年级前三名。也是后来他才知道,徐老师的儿子,高中毕业没参加高考,由学校“保送”上了大学,上的是武汉的重点大学。事前,是谢之长陪着徐老师到武汉去的,带的礼物中有两盆古桩腊梅,一盆是“馨口蜡梅”,一盆是“檀香腊梅”,也都是很名贵的品种。

在这里,在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中,刘金鼎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他由天堡中学的倒数第二名,一跃成为班级第二十七名。班里一共有六十五名学生,他的成绩算是中等偏上,不再是“臭狗屎”了。这跟同桌王小美有极大关系。

王小美初看不是那种特别漂亮的女孩,但是耐看。她人长得白,圆脸儿,眉儿、眼儿都有水儿,鼻子上常常挂着亮晶晶的汗珠,

嘴角上有俩小窝窝儿,浅浅的。夏天里,她穿短衫,两只胳膊露出来,像藕段一样。她身上隐隐地有一股香气,这香气是说不出的那种,有韵味。再说,她父亲是梅陵的一个副县级干部,家里不缺什么,从小养成的优越感是有的。这样的女孩子,最初给人的印象是冷冷的,不大与陌生人搭腔的那种矜持。但熟悉了之后,或者说一旦信任了你,那热情就变成了一种大度和给予。刘金鼎又是那种白白净净、天庭饱满、讨女孩儿喜欢的相貌。一条板凳两人坐,两人心理上的默契是慢慢“坐”出来的。

最初,两人还是有点“隔”。刘金鼎刚分来的时候,王小美往左边挪动了一点身子,板凳中间空出了半尺的距离,这是有意地疏远。刘金鼎刚刚分来,自然也不敢造次,中间就那么空着。每当下课铃响,屁股离开板凳的时候,谁要是站得稍猛一些,板凳就会翘起来,另一个人就有可能摔着……两人是“屁股”与“屁股”先说上话的。两个人,每每要站起来的时候,一个人的“屁股”会先“通报”一声,也就是往中间挪动一下。于是,另一个人的“屁股”就会着了,也会主动地往中间挪一点,这样,无论谁先站起,两人就不会摔着了。

王小美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主要任务是擦黑板,收交、分发作业本,还负责上自习课的时候解答各个学习小组提出的问题,相当于“二老师”。所以,刘金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当两人的“屁股”达成默契之后,王小美每每分发作业本时,就会先发其他同学的作业本,把两人的作业本留在最后,一块放在课桌上,交给刘金鼎。尔后,再去讲台上擦黑板……就在王小美擦黑板的时候,刘金鼎会趁机打开两人的作业本,一道一道题进行比对。王小美的作业很整洁,作业本上自然是一个一个的红色的“√”,而刘金鼎的作业本上,有一半是“×”……两人的作业本比对后,刘金鼎至少可以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了。有的一眼就可以看出错在哪里,有的仍然不明白,这就需要他慢慢悟了。好在他人聪明,悟性还好。正确与错误有了参照,他学习上自然进步快。

(未完待续)

下期预告:
王小美喝了毒药。